說郛目録

弓第十七

愛日齋藁抄 葉

能改齋漫録 吳曾

羅子蒼識遺 羅璧

退齋雅聞録 侯延慶

南墅閒居録

雪浪齋日記

廬陵官下記 段成式

國家圖書館藏

玉溪編事

渚宮故事 余知古

麟臺故事 程俱

五國故事

郡閣雅言 潘若同

宋 葉

稱帝

太史公夏本紀自禹即天子位以後云帝禹至于帝履癸又曰帝桀殷本紀自太甲書帝太甲至于帝紂孔氏雜說言二王亦得稱帝引史記夏紀稱帝桀是也何獨桀云帝哉商紀云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索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號爲王故本紀皆帝而總曰

三王也又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崩主皆以
帝名配之見索隱國語云玄王勤商帝甲亂之又云
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帝辛紂也然而易曰帝乙書亦
曰帝乙夏殷之稱帝莫信于此

釋奠釋菜

釋奠釋菜古禮僅存而行于學歐陽公記襄州穀城
縣夫子廟有云釋奠釋菜經之畧者也古之見師以
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觀其先師具學官四
時之祭乃皆釋奠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
畧也祭之以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
已故曰祭之畧者余讀其文因敘之禮凡學春官釋
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
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必有舍也天子視學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三聖見文王世子出征執有罪
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見王制凡皆言釋奠而釋奠
必于學春官大祝大會同皆造于太廟宜于社過大
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
祝號舍奠于祖禰亦如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

及郊儘獻舍奠于祖禰亦云舍奠也始立學者既與
器用弊然後釋菜見文王世子仲春上丁命樂正習
舞釋菜見月令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見學
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見春官凡皆言釋菜也而
亦莫不于學士婚禮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士喪禮君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
釋菜于門內春官籥人乃舍萌于四方以禳惡夢注
謂猶釋菜萌菜始生則凡祭禮皆有釋菜也鄭人以
釋菜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又以
釋釋菜奠幣孔氏以爲直奠置于物方氏以爲釋其
所執之物而祭之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薦以
菜則特用菜而已儀禮疏奠之爲言停停饌具而已
又按周禮注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有香之菜
或曰古者士見于君以雉爲贄見于師以采爲贄菜
直爲蔬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
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飾也玄謂
舍卽釋也采讀爲菜蘋蘩之屬呂氏春秋註舍猶置
也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采帛于前以贄神采菜兩

音而異義其說惟議禮之家有以折衷也

婦拜禮

太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編訊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祁公溥之子也爲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卽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趙問所出因以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爲證大重之事具國史王貽孫傳及它雜說葉氏燕語正舉此且云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詳他書公問卽服袞冕陛下當爲男子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不逮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密啓者則亦無及矣

汪聖錫端明作燕語證誤又云漢書周昌傳呂后見昌爲跪謝周宣帝詔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其時婦人已不跪矣故特有是詔云始于則天非也明肅乃謁太廟非郊祀也九拜有稽首非皆不跪也不跪雖有之蓋拜之輕者爾余觀歐公所爲簡肅墓志及湘山野錄皆云后欲以袞冕謁

太廟謂親祠南郊誠燕語之疑宜汪氏引宋子京謂
廟試以證至程氏攷古篇又因始孫之說考其詳云
按後周天元靜帝大象二年詔內縣命婦皆執笏其
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據此詔特令於廟朝
則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登
至此始拜與廟朝跪禮而去之而紀之不詳耶周昌
諫高帝呂后見昌爲跪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蛇行
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則
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又朱文公語錄或問禮婦人
吉拜雖君賜肅拜則古人手拜亦伏地曰古有女子
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古者女子拜如何遂舉
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爲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
欲爲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
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地是跪一處云
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俯手如揖便是肅拜故禮註
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
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亦有姑答
拜者蓋只跪坐在地拜時易不曾相對拜各有問當

答拜亦然大祝九拜肅拜但俯下手今時傳云拜者不拜故肅使者而已文公舉貽孫之對爲范果當別有據其論婦拜爲詳矣鶴林玉露別記文公之說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是也杜子春註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變爲今

式拜者起于何時程泰之以爲始于武后不知是否而項氏家說則云鄭氏註周禮肅拜云若今婦人擡安世按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折腰也然則儀式特劒歛手回身微作曲勢爾鄭氏之所謂擡蓋如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者乃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則妄誕之甚矣周天元時令婦人拜特蠱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之拜也況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之揖則

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爲稽顙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虛坐之勢視古已加不得謂之滅矣禮所謂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斂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子之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與拜與伏皆不相干此論尤詳于諸書疑跪拜之制後周始變唐初或因之武后乃復其舊然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寄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遊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殿前鋪設兩邊樓寒食宮人步打毬一半走來爭跪拜上棚先謝得簪頭筆

建太和中爲陝州司馬豈武后以後婦拜猶跪禮特行于宮掖復齋漫錄謂後周制令宮人廷拜爲男子拜引建前一詩證之唐宮詞無預後周故實也

古人貴字

禮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者艾轉尊又捨其

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
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爾朱文公曰吾五十即稱伯
仲除子下面兩字猶令人不敢作尊者呼爲幾丈之
類是不可以字尊也玉藻士于君所言大人沒矣則
稱謚若字名與士大夫言名士字大夫言于君前士名
而大夫字字爲貴及與大夫言而字字爲尊矣馬永
卿赴亳州永城簿初見劉器之諫議問曰王巢安否
曰王學士安樂後劉公爲縣宰言新主簿可教後生
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童蒙訓曰故家惟晁氏

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
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
又云榮陽公外弟楊公韓環宦與宅人語稱楊公但
曰內兄或曰侍講未嘗敢稱字也舍人襍志云張正
素先生子厚名墨東萊公從表兄也長東萊公十餘
歲與書未嘗呼字楊器之大夫名宦實榮陽公表弟
于東萊公尊行也與東萊公書亦未嘗呼字往時俗人
有視楊應之學士爲尊行者在朝中呼應之應之回
首不應榮陽公以應之當如卑不敢字尊尊固不得

以下脫

字卑也故呂進伯逐門客謂呼小子字豈可爲人師
疇酢世變亦云字者朋友之職也嘗見前輩不呼後
進者要稱字以代名爲成人之禮尊者疑其斥之卑
者且不敢當獨朋友無相尊卑可字也李文公答朱
載書論此書云古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如師之于
門人則名之于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于師則雖朋
友亦名之夫子于鄭兄事子產于齊兄事晏嬰平仲
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
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

字後進固不得呼先進也氣類不同者亦不相呼三四十年來始有字後

子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謂朋友字而不名
正孔子同等不可以名而加字者也顏氏家訓云名
以體正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尤
子弟子記事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常字高祖爲季至
漢袁種子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
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
爲字字固因呼爲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
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惟也續家訓云
魏常林年七歲父黨造門問伯林先在否何不拜伯

先父之字也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庾翼子爰字侯孫盛見盛子放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在庾稚恭家蓋放子以爰客字父亦字其父王丹對矦曰上而字其父曰上不以爲嫌且字何以爲孫氏古尊卑通稱春秋書記季美蓋季者字也杜預曰書字者伸父母之尊以稱字爲貴也謂子諱父字非諱之也稱其父字于人之子子有所尊而不敢當亦宜也顏氏舉字可以詳荆公序石仲卿字以爲成人則貴而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其所以貴乃爾少也石林葉氏云孔子雖大司寇而但稱仲尼哀公誄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稱之卿士而山甫吉父猶通稱或者亦以字爲重款陸務觀筆記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傳者謂夫子曰仲尼非嫚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蘇季明書張橫渠事亦只曰子厚左丞謂農師也鶴山魏氏尤信此說其記常熟縣學有曰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于曾門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爲至貴

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于孔子進而稱子不敢忘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氏如閔子騫等不一二人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兮至游夏最號爲高弟子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于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于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敢以爲疑字既尊矣則雖以孟子亞聖亦不得以字行不寧惟是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才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者凡人亦各自其師相承至于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人答張行甫書古人稱字者最不難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弟子多謂爲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至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者今曰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

敬之至答羅愚書古人以字爲重雖孔子弟子與子思皆呼孔子爲仲尼與誦相似皆人所通稱也今人呼前輩字遂謂不然題韓氏墓志後或問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門弟子與子思孟子稱仲尼例則字先賢已過矣凡此俱推稱字爲甚貴洪景盧云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昔賢謂論語出于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于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其說正魏氏所謂游夏之門人各字其師者也周益公疑無已作王平父集序字歐公至子固則曰南豐先生無已何尊焉至于傳道之師則不可以不別是知其字爲天下通稱若不逮所尊而尊之者特別其師資之私敬無以過於字也蓋參古今而論則臨文記事尊者稱之以字非不敬也應對之頃書疏之間則字于其朋友從呂氏說可也世俗去古遠徒知不可以字而更以號稱猶未可也況不惟尊其不可字者如此故雜記之冀

無已尊於南豐尊之宜也尊其父而輕其祖何也唐末西海歐水林也

來者識字之所以貴也夫

帕首

元和聖德詩云以紅帕首注者引實錄曰禹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震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絹帕抹其額自此遂爲軍容之服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紅帕首帕一作抹送鄭權尚書序帕首韡袴蓋屢用之陸氏筆記舉孫樂傳張津常著絳帕頭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幞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爲失之東坡云絳帕蒙頭讀書增一蒙字尤誤矣

回不引塗山事注韓文者亦不援孫樂語然李鄭二序皆連帕首韡袴取義爲幞頭正合范史云向栩者性卓詭不論讀老子狀如學道好披髮著絳絹頭李賢注說文絹生絲也按此字當作幗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幗頭史注紅絹頭或即無紅絹帕子謂孫伯符所稱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著絳帕頭披琴燒香讀邪俗道書或由東都之季習妖妄者輒以爲首飾栩其類也韓詩帕爲虛字坡詩帕爲實字因文著字爲蒙所用本別俱不免陸氏之

疑唐娶師德使吐蕃喻國威信虜爲畏幟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此近塗山軍容之遺制雖不敢以釋帕首其云戴紅抹額抑亦帕首巾幘之物爾

古有涪翁

復齋漫錄云山谷謫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都者舊傳廣陵有老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然則涪翁之稱古有之矣若溪漁隱曰後漢逸民傳初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于涪水因號涪翁復齋不取于此乃取益都者舊傳後漢郭玉傳語謂涪翁之稱古有之矣不始于魯直也蒙隱筆記引援亦同余記唐書陸龜蒙傳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注云巴西人居漢上者獨不用前二書爲證當別有攷也

公爲尊稱

古之稱公有不以爵者如董公呂公夏黃公蓋公泄公申公毛公吳公殆以老成尊之諸老歷秦漢間齒既宿矣司馬德操年少龐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

公可見尊稱也雖于定國父爲獄吏決曹亦稱于公
正以年德見推唯史于夏侯嬰稱滕公時爲滕令後
方賜侯爵班書云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此猶項
羽所使薛公鄭公或例以令長稱公也孔融告高密
縣爲鄭康成立鄭公鄉有云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謂
者僕射鄧公皆漢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
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立德之正
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柳子厚書相國房心琯銘陰曰
天子之三公稱公諸侯之人爲王卿王亦曰公有計
劃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也
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與古稱言三
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卿士若衛武公
號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
公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舉之長老若毛公申公
浩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着
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東坡記墨君
堂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是足證公者不
專以爵貴也洪景盧采子厚東坡語記公爲尊稱又

曰范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如鄧禹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湛宋公宏牟融袁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郁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也三國亦有諸荀公馬公顧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爲最著洪氏偶不引孔融詩宋顏延之與何偃伺從上南郊偃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恠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或以田舍公阿公皆當爲翁豈延之不知其義疑其不欲當尊稱語因過激耳自時俗崇謬敬若彼猶賢矣班書書公主亦云翁主公翁古亦雜用

許由

樓暘叔云從來人說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曾深攷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之事但周之言不無文傍過當處此論有蔡陽湯君錫亦云堯始讓四岳舉舜乃讓于舜左傳云夫舜大

岳之後杜註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後人遂有洗耳之說劉潛夫舉湯論語許由事不見于經故楊雄以爲無誠齋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雖沈著痛快終未有以折衷此獨援引切而說不鑿予如劉公偶不記賜叔俞已言之在左氏外傳齊許申呂由大姜解謂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高氏傳堯召訢由爲九州長豈即四岳之任歟湯咨師中嘉定進士伯紀端明之父與賜叔時相後先識見俱高考論自然符合也

繭栗

記王祭之牛角繭栗左氏外傳楚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史漢書志天地牲角繭栗顏師古注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于郊禮志始著其義西京雜記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歎息曰栗犢豕能爾邪栗喻小而不謂其角或非本此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徵趙喜喜年未二十既見更始嘆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使諸舞陰而李氏降范史注犢角如繭栗言小也則惠莊

長安一儒生亦祖古語耳晉王濬表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以自喻微弱也坡詩云耆年日凋喪但有犢角栗魯直云紅藥枝頭初繭栗於是朱仲新紀繭栗言小也頭城繭栗高續古紅藥詞云紅翻繭栗稍頭徧美堯章芍藥詞亦云繭栗稍頭弄詩句取羣花之含蕊爲工魯直食筍詩繭栗戴地翻用之于筍尤切

紙錢

事林廣記考論寓錢之始云今楮鏹也唐書王璵傳曰玄宗時璵爲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禱祓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錢起于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耳法苑珠林云紙錢起于殷長史也按此則里俗以紙寓錢璵始用之非例於璵矣朱文公云紙錢起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玄宗惑于王璵之術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埋得璵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傳正言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

且如唐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衣冠紙錢有何間別近世戴氏鼠璞云法死珠杯載紙錢起于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末皆有瘞錢後里俗稍易以紙錢王璵乃用于祠祭今儒家以爲釋氏法于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生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于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于冥塗則可笑是說雖異亦有文公紙衣冠何別之呂南公有錢紙公不燒楮鏹頌有云古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爲多則假之以請禳禱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弗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大抵深惡夫寓錢以徼福者也予觀洪慶善杜詩辨證載文宗備問云南齊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剪紙爲錢以代束帛至唐盛行其事云有益幽冥又牛僧孺云楮錢唐初剪紙爲之此是以補事林廣記之未及

負爲婦人

史高帝紀有武負陳丞相世家有張負絳侯世家有

許負皆以爲嫗人記言王媼武負則信婦人矣班書
如淳注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引劉向列女傳魏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此古語謂老母爲負耳
世家言戶牖富人張負索隱曰婦人老宿之稱然稱
富人或恐是大夫爾予謂張負果婦人當是清女之
流亦富人也許負相者索隱引應劭注老嫗也意其
負婦音同古文相通用不然馮婦固晉善士歟史註
猶有異論者

九百

陳無巳云世人以痴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項平
甫家說云註司業言九百草書喬字也朱或可談云
青州王大夫爲詞鄙俚每投獻當路以爲笑具季父
爲青緣王亦與詩它日季父見其子謝之其子曰大
人九百亂道玷瀆高明蓋俗謂神氣不足者九百豈
以一千即足數邪以書釋之不若陳朱之說通予讀
張平子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注者爲小說
九百篇本虞初著又曰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
數也漢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

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如淳曰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俗豈云九百或取喻細碎之爲者俚語本于史錄固有矣故漫記之東坡作艾字中有一條以彭祖八百歲其婦哭之以九百者尚在李方叔問東坡曰俗語以憨痴駘馱爲九百豈可筆之文字間乎坡曰子未知所據耳張平子西京賦云乃有秘書小說九百蓋稗官小說凡九百四十三篇皆巫醫厭祝及里巷之所傳言集爲是書西漢虞初洛陽人以其書事漢武帝出入騎從衣黃衣號黃衣使者其說亦號九百書

吾言豈無據也方叔後讀文選見其事具文選註始嘆曰坡翁于世間書何往不精通邪近見雜說載此乃知前輩攷証無所不至

駕頭

舊制駕頭未詳所始相傳更一朝即加覆黃帽一重孔氏談苑云駕頭者祖宗即位時所坐也相傳寶之夢溪筆談云正衙法座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冐之每車騎出幸則使老內人馬上抱之謂之駕頭江鄰幾雜志云韓持國問李端明駕

頭何物曰講座之一原父訪王原叔原叔云此坐傳四世矣放翁筆記云駕頭舊以一老宦者抱綉裹机于馬上高廟時亦然今乃代以閤門官不知自何年始叅諸紀載疑渡江後兀子以非法座故物乘輿所至百官道次班迎惟望駕頭致敬而已

滿月

禮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如東魏高澄尚馮翊公主生子三日詣帝幸其第錫錦綵唐章敬吳后生代宗三日玄宗臨

浴之王毛仲妻產子三日玄宗命高力士贈酒饌金帛授其兒五品官姜嵒以公主子生三日玄宗曰它物無以餉吾孫賜六品官緋衣銀魚又武后特拾遺張德生男三日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告其屠殺楊太眞以錦綉爲襁褓裹祿山云貴妃三日洗兒也皆以三日爲重東坡賀子由生孫元昨聞萬里孫已振三日浴今俗以三朝浴兒殆是意也晬謂子生一歲顏氏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縷并無飲食之物及

珍寶玩服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愚廉知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燕享云玉壺野史記曹武惠王始生周晬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于席觀其所取武惠王左手提干戈右手提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曹眞定人江南遺俗乃在此今俗謂試周是也惟相傳滿月且文之爲彌月指詩誕彌厥月言之按毛詩曰誕大也彌終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是成公註莆田鄭氏曰彌滿也其義非謂兒生及月唐書高宗龍朔三年子旭輪生滿月大赦北戸錄云嶺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團油飯以煮魚蝦鷄鵝猪羊灌腸蕉子薑桂豆豉爲之時亦務覩謂此即東坡記盤遊飯語相近必傳者之誤其云足月即滿月也東坡又記閩人生子三朝浴兒時家人及賓客皆戴葱錢曰葱使兒聰明錢使兒富大要三日之禮通古今遠近爲重耳

婦人封邑

史姚氏註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班志漢從秦制爵二十級十九關內

侯二十徹亭侯侯未詳也范志謂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豈亭侯者以十里一亭之地封焉或已自漢初有之婦人封邑班書云高后嘗以蕭相國夫人同爲酇侯按司馬氏表孝惠三年哀侯祿元年高后二年懿侯同元年班志孝惠六年哀侯祿薨高后二年封何夫人祿同母爲侯二表所紀異索隱又疑其事非予謂呂后欲侯呂氏先封高帝功臣欲王呂氏先封孝惠後宮于四年封呂須爲臨光侯亦先封功臣妻矣自許負之封及酇侯夫人疑先漢婦人封邑之始

上梁文

上梁文

吳氏漫錄攷其所始云後魏溫子升有閶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大微太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逆雕梁乃駕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辰衲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乃知上梁有祝文矣第不若今時有詩語也樓大防參政又考兒郎偉始于方言其說云上梁文必言兒郎偉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偉之偉皆未安在勑

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即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懣厮遂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懣去懣本音悶俗音悶稍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云余啞然笑曰智之矣所謂見即偉者猶言見即懣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唐都長安循襲之以語尤延之諸公皆以爲前未聞或有云用相見之偉者殆誤矣樓公攷證如此予記呂氏春秋月令舉大木者前呼輿謳後亦應之高誘注爲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輿謳注或作邪謳淮南子曰邪許豈偉亦古者舉木隱和之音

自稱字

乾道間陸放翁收家藏前輩筆札刻石嘉州荔枝樓下名宋法帖予得其本有陳文惠書首云堯佐白而後云希元再拜希元文惠字也自稱于書問不可解黃氏法帖刊誤云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籀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抑不當稱字然常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

古人稱字蓋或有之黃長睿精于攷古從其辨證如文惠稱字無疑矣按漢書張晏注云臣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顏師古以爲張氏說穿鑿假有其書乃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爾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乎長睿所引顏注謂此西京雜記云鼎衡小名也若文惠前名後字或取法漢人

生日

顏氏家訓言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傷更安忍置食張樂以爲樂若其慶者可矣此同顏訓之意固不論在上也者然如樂天當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爲感傷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泣

數行下羣臣皆流涕則前世人生未以生日爲重而
慶賀成俗已久矣漫錄又記唐中宗以降誕日宴侍
臣內戚與學士聯句人主生日樂宴爲壽始始見此
時固莫盛于明皇也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上以生
日宴百官于花萼樓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說帥百
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初五日爲千秋節布于天下
咸寧宴樂休暇三日此置節之始十九年以千秋節
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此赦之始二十四年八月千
秋節群臣皆獻寶鏡錄九齡獻千秋金鏡錄至代宗
大曆元年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獻金帛器服珍玩
駿馬此受貢之始德宗以誕日歲詔佛老者大論麟
德殿并詔給事中徐岱等講說此說法之始穆宗長
慶元年詔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僚命婦
宜于光順門進名參賀朕門內與百僚相見雖嘗勑
停尋復行之此進名受賀之始長慶四年敬宗初立
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于泗州置戒壇度
僧尼資福此度僧之始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
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門將希無妄之福

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臡醢永爲常例此禁屠宰之始紀節以來襲爲大典雖本自開元而明皇久以生日爲重矣王皇后寵衰泣曰三郎獨記不得何忠脫紫半臂換一斗麵爲生日湯餅耶蓋舊事也明皇不惟自壽每自讓皇帝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惠宣太子業被疾明皇自視會既愈幸其第置酒賦詩爲初生歡此愷弟之至情天寶十四年六月一日貴妃楊氏生日幸華清宮于長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天寶十載正月安祿山生日賜衣服寶器酒饌以宮妾蕃將亦用此朱仲新云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引夢得送張與詩爾生始懸弧邀我作上賓引箸舉餅湯祝賜天麒麟此當謂初生時少陵自有宗武詩也雲溪友議載西川韋相公臯因作生日節鎮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爲饋

稱老爲波

林謙之詩驚起何波理殘夢自注述夢中所見何使君蜀人以波呼之猶丈人也范氏吳船錄記嘉州王波淩云蜀中稱尊老者爲波又有所謂天波月波日

波雷波者皆尊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辨之謂當作皤字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皤或其俗云按景文所記云蜀人謂老爲皤音波取皤皤黃髮義（洪有賊王小皤作亂今國史乃作小波明是蓋淳化三年青城民王小波爲亂史云小波花蹤引宋說点從土名之舊以波汜之放翁汜乃作王小皤）

孺人

張文昌祭韓吏部詩公疾浸日加孺人視藥湯以爲姬妾則云乃二侍女合彈琵琶箏已有侍女矣以爲妻則皇甫湜撰神道碑云夫人高平郡君此不稱夫人退之曾云已呼孺人戛鳴瑟豈以言內子邪說詩者謂韓詩孺人對穉子自杜詩老妻穉子句中來儲光羲云孺人善逢迎穉子解趨走又出于江淹恨賦左對孺人右對穉子皆並指妻子唐棣王琰有二孺人爭寵蓋親王有孺人二人云唐制按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妻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則孺人不得以爲妾張文昌或取此宜和罷縣君改孺人爲第八等

土名傳訛

揚州天長道中有古冢土人呼爲琉璃王冢馬氏嬾

眞子錄辨爲漢廣陵王胥謚厲後人誤爲劉厲爲琉璃爾長安董仲舒墓門人至此下馬謂之下馬陵訛呼爲蝦蟆陵

相經

相人之法古矣而物無不可相史云黃魯直陳君夫相馬留長孺相燕榮陽衛氏相牛呂覽又記古有善相馬者寒風相口齒麻衣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髡許鄙相尻投代褐相胸脇管青相臍脇陳悲相股脚奏牙相前君贊相後與獸群焉人可知矣昭德讀書志伯樂相馬經浮丘伯相鶴經甯戚相牛經鄭氏通志又加以周穆王相馬經諸葛頴徐成相馬經高堂降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鵠經相鴨經相鷄經相鵝經抑皆古事也不惟是也凡物皆然故自西都藝文之目已著相人相寶劒刀相六畜班孟堅謂相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要其術如是而已世代相傳當有存者陳氏書目相貝經未詳何書緯畧云師曠有禽經浮丘伯有鶴經雖六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蟲魚有龜經魚

經唯朱仲所傳貝經奇恠豈即相貝經歟或述其名類而謂相也緯畧又舉東方朔相笏經袁天綱郭先相笏經陳混常相笏經古相手板經亦驗人禍福也齊綦毋𤣥之在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富貴又吳氏漫錄引陸長源辨志載唐天寶中有李旺稱善相笏驗之以事卒皆無驗以爲不可槩論遂記開寶末聶長史相水立蠻三笏一王侯笏生人不覩兼一宰相笏一卿監笏亦爲節度而作眞後一歸錢武肅祠堂一歸沈相一歸錢昭晏以衛尉卿守滑州眞廟朝老道改爲沈良擇笏云此借緋笏兼是吉州通判沈時除吉州通判借緋又云侯罷任別爲揀朝官笏期明年六月沈果以是時卒由前一事則貴賤在笏由後一事則吉凶在人漫錄云館中有陳混常相笏經其說惟本管略李淳風之言又常氏相板印法魏程伯相印法蓋相笏之類而有相字法者術亦傳也

攈明叢書受鈔校過中多白中用也字三白石攝移門人茉莉花上馬石文人先生閻羅王猶豫等九條然守山閣本爲五卷其所益各條出石馬脚當移入丁亥九月十一日取守山閣本考之只白中用也字三白石兩條可校其餘七條則守山本二十一日取守山閣本考之只白中用也字三白石兩條可校其餘七條則守山本上無之當鈔出附此卷之後也 仇好又記

能改齋漫錄　　宋　吳曾

凌煙閣名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以功臣圖形凌煙閣閣名凌煙世以始於太宗然宋鮑昭亦有凌煙樓銘曰瞰江瞰極望景延除積清風露含綵煙塗俯窺淮海俛眺荆吳我王能架操思神居宜此萬春脩靈所扶則凌煙之名六朝已有矣

婦人有謚

王岐公作呂公綽墓誌云公綽以古者婦人無謚自晉漢以來皇后多因帝謚爲稱國家順僖翼宣四帝暨太祖太宗皇后悉同廟謚獨章聖皇帝王后僖惠曰宣莊與謚典不合願易名爲章追正前失仁宗從之余按晉時婦人有謚虞謐母卒謚曰宣桓溫母卒謚曰敬然則公綽以古者婦人無謚蓋不知所本矣漢祖尊先媼曰照靈夫人後高后五年又尊曰昭靈后然謚法曰婦人有謚自周景黃穆后始也一左傳云聲子孫隱公杜預注聲謚也正義曰謚法不生爲

曰聲

放生碑

放生建碑世以起于唐非也按梁朝元帝已有荆州放生亭碑見藝文類聚之七十七卷

寄附鋪

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鋪唐世已然矣按唐異聞集薛防作霍小玉傳有云大理中寄附鋪侯景家

猊糖

近世造糖之精者謂之獅子乳糖亦有所本耳按後

漢顯宗紀注云以糖作狻猊形號猊糖

酉湯

荆州記曰小酉山上石穴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扃之故梁湘東王山賦云訪酉陽之逸典余乃悟叚成式名書之所自也

眞率會

司馬温公有眞率會葢本於東晉初時拜官相飭供饌羊曼在丹陽日客來早者得住設日晏則漸不復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時羊固拜臨海守竟日未雖晚至者猶獲精饌時言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眞率

焚香始於漢

李相之貿已集謂焚香之始云本佛圖澄傳襄陽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勑龍下取水乃至澄上坐繩床燒安息香咒數百言水大至予按江表傳有道士干吉來吳會立靜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又按漢武帝故事亦云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兎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

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然則焚香自漢已然矣

傳風

今之屋翼謂之傳風見儀禮士冠禮篇云直於東榮鄭氏注云榮屋翼也唐賈公彥疏曰榮屋翼也者即今之傳風又雲榮在屋疎兩頭與屋爲翼若鳥之有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翼斯飛由屋爲榮故云榮也

蘇小小

樂府解題曰錢塘蘇小小歌蘇小小并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咏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予按郭茂績所編引賡曰蘇小小錢塘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下

和買

和買二字見孔穎達左氏義昭公十六年晉朝起聘子有環宣子謁諸鄭伯子產曰賈人既成買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產曰今吾子以教來辱而謂敝邑

强奪商人是敎敝邑背盟誓也頴達云上稱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産謂之强奪者朝子以威福之其賈必賤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産知非其和賣故云然也

經典無騎字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與公輕騎歸劉炫謂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子按古者服牛乘馬以駕車不單也其六國之時始不單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疋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乃漢人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登聞鼓

按資治通鑑魏世祖懸登聞鼓以達寃人乃知登聞鼓其來甚久第院之始或起於本朝也

給公驗

唐宣宗時中書門下奏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驗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乃知本縣僧尼出遊給公驗自唐已然矣

裁旨

近世自鈞台旨而天下稱裁旨按李罕之檀引澤州兵夜入潞將以狀白李克用曰薛鉄山死州民無主盧不逆者爲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

行狀

自唐以來未爲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野人有行狀

乾咲

世言咲之不情者爲乾咲按宋范曄謀逆就刑於市妻來別罵曄曰身固不足塞罪柰何枉殺子孫曄乾咲而已按乾咲自此始

舍弟

舍弟兄稱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

併當

併當二字俗訓收拾然晉時已有此語按世說長豫與丞相語嘗以謹審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

車後爲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

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奩封而不忍開

一頓

食可以言一頓世說羅友嘗伺人祠欲乞食主人迎神出曰何得在此荅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

經紀

江西人能以幹還者爲經紀唐已有此語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

恩府

以恩地爲恩府始於唐馬戴著大中初爲掌書記于太原李司空幙正言被斥貶郎州龍陽尉戴著曰自痛不得盡忠於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見金華子

風聞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刨賈逵國語注曰風聞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奏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王澄表以爲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

婦女稱姐

婦女以姐爲稱說文曰嫜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子也切近世稱女兄爲姐蓋尊之也按魏繁欽與文帝牋曰自左驥史妫謇姐名倡魏志倡魏志曰文帝令吐萋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李善注云其史妫謇姐蓋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之稱姐漢魏已然矣

點心

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時已有此語按鄭修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兆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其弟舉匜已罄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修詬曰適已給了何得又請云云

起居何如

今世書問往還必曰不審比來起居何如按漢武帝內傳載上元夫人曰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下降於至濁不審起居比來何如迺知此語久矣

飲席酹酒

飲席酹酒之始唐僕射孫會宗集內外親表開宴有門謁姪聞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皆是酒漉咄咄而出不相識洎即席說於主人咸無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升於階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酹引令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酹非也

丈人

以妻父爲丈人本於漢所謂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笭箵

大唐新語曰漁具總曰笭箵唐書元結傳載自釋語曰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聲聞保宗而全家聲迂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故箵音平聲與生相叶今唐書音釋仍作弊挺切誤矣故蘇子美松江觀魚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游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笭箵皆作平聲今韻略不收此字

蘭若

蘭若二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雅於操切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署西臨子雲閣長嘯求煙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也

開元錢

世所傳青瑣集楊妃別傳以爲開元錢乃明皇所鑄上有甲痕乃貴妃掐迹殊不知唐談賓錄云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爲

進樣文德皇后掐一痕曰鑄之

條脫

唐盧氏襍說文宗問宰臣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眞誥言安妃有條脫爲臂飾即今釧也又眞誥喜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余按周處風土記云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織組襍物以相贈遺唐徐堅撰初學記引古詩云繞臂雙條達則條達之爲釧必矣第以達爲脫不知又何謂也徐堅所引古詩乃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

但蹴脫兩字不同

花驚定

鮑彪譜論杜詩戲作花卿歌云花卿舊注名花驚定新舊史無其人予按舊史崔光遠傳光遠爲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討平之將士肆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臂以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按其罪高適傳花驚定者恃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惟新史不見花驚定夕鮑彪不讀舊史故耳

精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幼奉佛法立靜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靜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爲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之精舍授講又擅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卽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

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說予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干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掩耳偷鍾

諺有掩耳偷鈴非也亦有所本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恍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急掩其耳然世之恐聞其過者亦猶此也任昉勸進牋云惑甚盜鍾功疑不賞

一頓食

杜詩頓頓食黃魚晉謝僕射陶大常同詣吳領軍王久吳留客作食今日已中使鄉賣物供客比得一頓食殆無氣可語

女墻

春秋左氏傳襄公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於堞注云堞女墻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二十七年虞蒲嫳攻崔氏堞其官而守之注曰堞短垣也倪倪短墻短垣女墻皆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倪女墻也釋名曰女

墻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故杜子美上白帝城詩城峻隨天壁樓高望女墻劉長卿登餘干城懷古云官舍已空秋草綠女墻猶在夜烏啼劉禹錫詩云夜深猶過女墻來韓億懷故鄉云塞雁已侵池籞宿宮鴉猶戀女墻啼此學長卿也

虛牝

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此黃金擲虛牝洪慶善曰牝谿谷也古詩云哀壑叩虛牝按古詩之意虛牝當是壑中之空穴耳所以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之根然大戴禮以丘陵爲牝谿洪取大戴之意耳

醉如泥

後漢周澤時人謂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笑林

祕閣有古笑林十卷晉孫楚笑賦曰信天下之人笑

林調謔之具觀笑林本此

上人

唐詩多以僧爲上人曰杜子美已上人茅屋是也按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麁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天洗兵

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歟武王曰非也乃天洗兵也故杜子美有洗兵馬行

瑣語

唐孫光憲有北夢瑣言按晉書大唐二年汲郡人卜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有瑣語十一篇乃知古已有瑣語

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于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吊二世賦云臨曲江之隘州即長安也按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

本名曲江圍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翼翼排銀牓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曲江有弭節伍子之山今晉山在蘇州

萬乘作平聲

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余讀晉傳至漢高祖書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亦可以平聲用也

箕子易牙名

箕子名胥餘見司馬彪注莊子於它書不見易牙名巫易牙其字也見孔穎達左傳疏

花蕊夫人

僞蜀主孟昶徐匡璋納女於昶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翻輕也又升號慧妃以號如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途中作辭自解曰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烟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芳樹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

崔念四詞

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嘗遊妓崔念四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遊詞云識箇人人恰正年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畫樓兮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拚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驚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

若樣

李祐晉臣初任河潮守官監司怒其喏太文對衆責之翌日請見遂極武監司愈怒稱文責問祐供狀云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乞指揮明降喏樣一箇蓋用俚語也

難底樣

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塗竄楊甚不平因取藁本上塗抹處以濃墨傳之就加爲難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難底人或問其意曰此語是它別人脚迹當時傳以爲鞋爾後舍人草制被點抹者則相謔曰又遭難底

古今聖賢獨推老子其言語魯孔子後來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故其著書議論
師老聃
往者之掌力不能恐爾嘿耕羅隴子著書
有攷覈日因則繁簡爲一書自識道底義
不肇識以傳遺志傳讀闕於是編
今舊爲鼎鼎記凡經傳所得家庭所講師友所聞真
謝遺九言　朱　羅隴字子爲

高來不可久不可久一切事出名命緣一　固是出世
之堅日轉見益深深知理究竟一切皆是
語出
轉法輪

刻未千固知本末土塗
世文公劉宜重必當固

家語後有晉王肅所加故孟難據信

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爲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記時所量重者尊其師廣幾聃之道益隆于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漢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由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來而問禮老聃一語又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爲其著書厭薄禮樂棄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莊子作其後從而有掊斗折衡推挽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等論則聃又何有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莊者蕩棄禮法逢首垢面喪酒弔肉晉代可證也已豈有以禮訓孔子而易其徒則異是耶孔子於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蜀師之而故沒之此爲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語孔子師表盍推周公被其夢想猶與見之孟子去孔子甚近且曾思之傳最的謂孔

子以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於莊子輩謂
道之是非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言明之
此其借孔子尊師可見也後之衛道者多爲孔子分
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爾若孔子
從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爲周藏史藏史所載者
聃所取多書孔子因往問聃焉容有此理不然書論
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爲秉
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
尊孔子書未敘百家之學有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
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宋鈃禽滑釐尹文彭蒙田
駢慎到關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叙名之至鄒魯之
士縉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
斥其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

雉釋文

左傳都城過百雉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
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而雉所以名文之義未
詳公羊五堵而雉則二百尺山陰陸氏著埤雅謂雉性嫉妒壟護彊
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雉爲長藩安仁雉賦曰

晝墳衍以分畿者此也其飛祟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所以以雉計丈也禮記晉太子申生縊死鄭玄注曰雉經晉語亦曰申生雉於新城廟孔氏釋雉性耿介被獲必屈折其頸而死言申生以殺死也因思城之丈有取於雉亦有望於耿殺死守封疆之臣豈泛然哉

姬周姓

左傳晉平公以同姓四人備嬪御鄭子產聘晉言於叔向曰今君內實有四姬焉蓋指其不別同姓之婦

非自賤妾爲姬也按古婦人皆有字與謚或國名下繫其姓先儒謂示不忘本且別它族今攷字下繫姓如周女曰伯姬叔姬齊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秋女曰叔隗季隗是也謚下繫姓如齊女曰宣姜莊姜宋女曰聲子秦女曰懷嬴楚女曰文芈杞女曰定姒是也國名繫姓如秦女曰徐嬴蔡嬴陳女曰息媯之類是也惟姬姓後世以目賤人職國曰幸姬如姬漢史曰諸姬舊姬愛姬釋者不辨其爲周姓如淳曰姬音怡臣瓚曰漢內官也秩比二千石錯誤矣

下惟顏師古謂漢內官無姬孺姬孺姓貴於衆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宋大觀間公主易號曰帝姬貴之也世例以目妾豈反賤乎然則姬女貴而以姓著及不若齊宋女不辱其姓之爲愈也

兩韓信非

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王古韓國之後項羽殺韓王成復立信爲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韓信不同劉知幾史通闕遷固之謬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攷班馬誤姬爲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說亦差按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略立韓地立横陽君成爲韓王而拜良爲都信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爲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昔賢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

兎繆尚何班馬責乎

子冠氏上

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漢號夫子者那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爲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倒稱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按公羊傳曰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爲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於周程蓋尊師之

孔子生年

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羊記孔子生魯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以爲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與公羊差一月五行書謂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日甲申時考庚戌乃魯襄公二十二年周靈王二十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子乃生巳酉非庚戌也故劉氏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終與它書生庚戌終壬戌七十三之說異從公穀也信五行書固不若信公穀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杜

按長曆魯襄二十一年庚戌歲十一月無庚子左傳書孔子壬戌歲夏四月己丑卒杜預注歲四月無己丑有乙丑故孔氏家譜祖庭廣記俱云魯襄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公穀五行書俱差不知又何所本乎或謂周建子魯襄十月庚寅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說推之又不然

寺觀藏

漢改秦典客官爲大鴻臚掌諸侯歸義蠻夷古行人之官也因設鴻臚寺待四方賓客永平中佛入中國首名其居曰白馬寺以白馬負經來故歸蓋並緣鴻臚待四方賓客之故此中國有寺之始詳其故寺非佛得專漢世官有九寺之目劉昭注曰寺官舍也風俗通曰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則非獨爲佛也觀之義亦遠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蓋魯有兩觀門旁高處也爾雅釋觀爲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之闕居巍巍高處因名象魏謂之闕者觀法象則可闕去疑事春秋晉楚鄭之戰潘黨請收晉尸築爲京觀封土觀示後人也胡澹菴

言觀有四一曰桑樓魯兩觀是也一曰藏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曰遊觀處謝玄暉賦屬玉觀是也一曰高可望皇帝內傳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疑本內傳詳此觀非老可專凡高可縱觀皆觀也至於藏只貯藏之義狐兎穴居側名藏老聃爲周守藏吏名柱下吏藏乃慶書所漢東觀藏書號柱史藏室書所在也釋道法其制度佛經遂爲二氏之私今復以事祈禳豈以經典所在福可集乎若鐸鈴致堂謂本西夷樂夷俗吉凶並奏今華俗專以送幽不祭夷亦以從吉也

佛入中國

後漢西域傳云明帝時佛始入中國按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武帝置之甘泉宮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帝使依其國俗祀之義時作昆明池掘得黑灰東方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則前漢時佛流中國矣況帝事四夷蒟醬竹杖猶入王府又方祀神仙佛以超度爲術張騫葷肯賤佛書乎劉向列傳序言仙者一百四十六人而七十

四人已見佛經向成哀人時其言如此則前漢有佛
經矣向又曰今覽載籍往見有經洪慶善因言周時
義流釋典按列子仲尼篇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詳
禦寇鄭人在孔子後孟子先其時已說西方聖人則
佛傳中國晚周也就後漢言之光武開玉門謝西域
佛豈有不通者何必待明帝之迎而後有耶通鑑著
其始於明帝葢本西域傳豈以帝者尚佛自明帝始
故特本西域傳表之邪

豚犬斥子

豚犬斥子詳語意疑賤之之稱按二字出越語范蠡
欲速報吳使國民衆多令國人女子十七不嫁丈夫
三十不娶皆罪父母生丈夫乃與酒三盞犬一生女
子與酒一壺豚一壺葢幼之之事論語六尺之孤周禮
國中七尺野自六尺皆不從征亦謂幼者六尺年十
五七尺年二十也

飲器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爲飲器漢建元中匈奴破月氏
王以其頭爲飲器史韻飲音去聲漢書韋照釋桷楹

也盛酒器晉灼曰飲器虎子屬溲便褻器也顏師古
引匈奴傳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爲証謂飲酒
器如顏說貴之也且死骨凶穢又惡人頭顧豈通言
所宜乎溲便釋蓋似之

夏后氏

經書稱夏皆曰夏后氏殷周皆曰人班固白虎通曰
夏禹受禪爲君故稱后殷周順人心征伐得天下故
稱人則舜曰有虞氏亦以堯禪爾

三教

三教各植門庭互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回儀
悔之非據理執正而論也若三氏互相詆訾則釋氏
云摩訶迦葉下生世間號曰老子老氏云老君遶共
真人喜棄月精白象下天竺於淨飯夫人口中托生
爲佛又云老聃入秦西歷流沙化胡成佛蓋各相執
以求勝之論也至三氏於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
老聃釋氏天地經云寶唐菩薩下生號伏羲吉祥菩
薩下生號女媧儒童菩薩下生號孔子月明儒童菩
爲顏回昌黎原道辯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

此南唐景福二年賜漂水縣南孔子祠爲孔子寺以
孔子遺楚嘗經之地後復改爲儒童寺意乎眞佛派
吁不能訂其繆過矣又從而溺焉豈不拙哉古今論
衡者周書異紀周昭王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
日井泉溢宮殿震夜恒星不見太史蘇繇占爲西方
聖人生乃周書紀佛生之異也則又安有前唐虞夏
商預託生爲伏羲女媧等理乎況春秋書恒星不見
於莊王十年甲午歲上去昭王甲寅三百四十年周
紀亦附會無稽之談也陳太建五年恒星不見史人
爲徑不嚴法度消天子失政諸侯暴橫國亡之象又
豈生異人之祥乎

姦雄人科目

漢以孝廉取士而孫仲謀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
士而黃巢屢舉進士

明劉說所和第五十卷取校一過十三九月二十日仅竣

[illegible]以奉[illegible]取士而經仲鼎曹孟齡皆舉先[illegible]

宋進士科目

豈主異人之難乎

[illegible]天子尖近蒲對暴獻國士之策又

退齋雅聞錄

宋　侯延慶號退齋居士字季長

宋郊政名庠

宋莒公初名郊在翰苑上意大用爲同列所譖言姓名之讖不利國家上賜名庠莒公因有詩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接群英欲知七畧稱臣向便是當時劉更生

爛炬詩

張芸叟初左遷集見女把酒芸叟有慨然不樂之意

命各探坐中物賦詩一女賦爛炬云尊前獨垂淚應爲未灰心蓋以諷也芸叟稱之

食藥方

衡陽試院中同官趙傳霖傳食藥方以巴豆一粒同枳殼一枚切作四片去穰內巴豆以麻皮繫合不拘多少水煮令枳殼軟爛即去巴豆焙乾枳殼爲末麵糊丸如桐子大食後熟水下十五丸老人小兒皆可服之

治暴吐血方

暴吐血方急以竹子去屋簷頭取蜘蛛網搓成丸子用米湯下飲一服立止

梅花詩

蔡載天任賦梅花落句應有化人巢杰末之間一國自行春其冥搜如此

題唐書詩

予與尹東珣溫叔同考信德府進士溫叔言頃在都下市書處見有寫本唐書節要一冊後題一絕云中原不可生强盜强盜纔生不易除一盜既誅群盜起

功臣却是盜根枝竟不知誰所作

時令諺語

河朔人謂清明雨爲潑夾雨立夏雨爲隔轍雨秦晉間農夫語云小麥鑽火秀早殺豌豆花種穀拖泥秀

爛起田中瓜

瑞香花

瑞香花種出江州廬山今長沙競種成俗一株有至百千花者最忌麝或佩麝觸之花輒萎死惟頻瀹茶灌其根則不爲蚤所餘

江行初雪聞詩

宣子厚題李邦直家江村初雪前詩云江頭微雪北風急憶泊武昌舟尾時潮來浪打舡欲破擁被醉眠人不知

羅浮山隱者詩

羅浮山有隱者自謂黃野人或云呂洞賓之流嘗題詩山間云雲來萬山動雲去山一色長嘯兩三聲天高秋月白

李處能詩

劉拱衛遠宣和初守祁州嘗接伴北使有李處能者北朝故相李某之子李狀元家燕人最以文學著者處能謂遠曰本朝道宗皇帝好文先人昔荷異眷嘗於九日進菊花賦次日賜批荅一絶句云昨日吟鄉菊花賦碎剪金英作蘂句至今襟袖有餘香冷落秋風吹不去

丁巳九月十四夜校明鈔本一卷 燕起記

南墅閒居錄

闕名

龍精石

丁謂有小山高才數寸蒼翠嵌空盛夏常設盆水置小山其中一日張宴有客掬水洒之須臾雲霧自竅中出有光如電細視之蜿蜒小龍如線掛雲霧中已而散繹蜿蜒亦莫知所之衆客驚異謂曰此龍精石也龍交海上流精于石

鬼官人

宋之末年姑蘇賣餅家檢所鬻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粥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啓塚見婦人卧柩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爲人所覺必不復出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初猶在後數年方死

神珠

蘇子瞻嘗言其先祖光祿云有一書生晝坐簷下見一蜂觸網想螫久之俱墮地起視之已化爲小石白書生異而收之因置衣帶中一日過市遇蠻賈數輩視書生愕眙揖曰願見神珠笑而辭之書生戲以帶中石示之群賈相顧喜曰此破霧珠蠻人至海上採珠寶常以霧暗爲苦有此珠即霧自開因以寶貨易之值數千緡耳

闕名

用事

玉溪生牡丹詩錦帳佳人乃越絶書中事退之燈花詩全似老杜所用黃裏事見前漢黃屋注中荆公詩回溪邊飲啄白浮鳩浮鳩出晉志

小詩

温庭筠小詩尤工如墻高蝶過遲又蝶翎胡粉重鴉背夕陽多又過蘇武宅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

冠劒是丁年

老杜句法

李衛公詩云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朝雞頻似少陵句王荆公詩云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栢青山谷蟹詩已標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此皆得老杜句法

小詞

晏叔原工小詞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不媿六朝宮掖到荆公小詞云揉藍一水縈花轉寂寞小橋千嶂抱人不到柴門自有清風掃略無塵土思山谷小詩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極爲學者所稱賞又秦湛處度嘗有小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蓋法山谷也

唐陵官下記

唐 段成式

蛙謎

曹著機辨有客試之因作謎云一物坐也坐卧也坐立也坐行也坐著應聲曰在官地在私地復作一謎云一物坐也卧立也卧行也卧走也卧卧也卧客云曉曹曰我謎吞得你謎客大慚

借書

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爲二癡據杜荆州書告貺云知

顏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爲癡借人書送還爲癡也

盜

李廓在潁州獲光火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廓問食人之故其首言某授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魘不悟者故不得不食兩京逆旅中多畫鸛鵲及茶椀賊謂之鸛鵲辣者記嘴所向椀子辣者亦示其緩急也

夢

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鄉門爲街鼓也

牡丹

牡丹前史中無說處惟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無所也

蠅

長安秋多蠅戎式蠹書常日讀百家五卷頗爲所擾

綱鞬隱字陂不能已偶拂殺一馬細視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首翼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也

黥

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劄備衆物形狀恃諸軍張拳强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擊人者今京兆薛公元賞上言白令里長潛部約三千餘人悉杖煞屍於市市人有黥青者皆奏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

又

靠少卿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於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耳

秦馬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駿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盜俠

尾官寺因商人無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閻乃投
蓋而上單練鞋履腰皮囊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冕
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覩者
無不毛戴

妓忌

成式曾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
因訪諸妓所惡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蝨尤甚坐客
乃兢徵驗擊風事多至百餘條予戲據其事作破蝨
錄

小奴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盌有小奴七八歲倫弄墜破焉
時馬出未歸左右驚懼忽失小奴三日尋之不獲有
婢晨治地見紫衣帶垂於寢牀下視之乃小奴蹶張
其牀而負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

裳

裳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佐伯姚挽歌起紼謳
故舊律發冢弃市冢者重也言爲孝子所重發一蠶
土則坐不須物也

雷

李鄜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

碧筩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懿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噏之名爲碧筩杯以下數之

卧箜篌

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卧箜篌爲明妃出塞之聲

[illegible]

[illegible]高閎王蕙美人爺日華鄉歌恨[illegible]對高門[illegible]出塞

[illegible]

玉溪編事

蜀 撰人闕

仲庭預

舊蜀嘉王召一經業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諸子庭預雖通墳典當厄饑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正以舊火爐送學院庭預方獨坐太息以筯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筯遽求謁見王王曰貧窮之士見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預曰見爲製衣庭預白曰非斯意嘉王素樂神僊多採方術恐其別有所長勉强而見

盧預遽出金火飭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風贈錢十萬衣一襲米麥三十石竟以賓介相遇禮待甚厚薦授梁州錄事參軍

劉檀

王蜀員外郎劉檀本名寗義忽夢一孝子引令上檀香樹而謂曰君速登劉乃登遂向懷內出緋衣令服之覺因改名檀未及一年蜀郡牧請一杜評事充倅職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敕下杜丁憂不行杜遂舉劉于郡侯郡侯乃奏檀而所授官與杜元參凝無別是時劉方閑居力困杜因遺劉新緋公服一領果徵夢焉

震旦

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日遊玉避風臺命清平官賦詩驃信詩曰自我居震旦翊衛類蘇契元昶同一心子孫世貽厥清平官趙叔邁曰下令俚柔洽獻賦弄揀來其國謂天子爲震旦詞臣爲清平官謂朕曰元卿曰昶百姓俚柔也

參軍

王蜀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敏即命釋放後數日獻謁周極奇之召於[illegible]與諸生姪相伴善棊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戶參軍頗有三語之稱胥吏畏伏案牘麗明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風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狀謝仍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未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覆蔭唯與老娘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內咸皆歎異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亡焉

古人之風

仲廷預爲蜀嘉王教授諸子雖通墳典常厄飢寒至

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王以舊火爐送學院廷預方獨坐太息以筯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筯遽求見王王意其有別所求也勉强見之廷預乃出金筯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眞有古人之風乃厚贈之竟以賓介相遇禮待甚厚薦授欒州録事叅軍

祈泉

西蜀將王暉任集州刺史城中無水泉值岐兵攻城且絶其水路城内焦渴王公乃中夜祈請神祇及寐夢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當有靈泉出王驚寤遲明亟命操鍤于所止之處掘之乃有泉流居人蒙活甚衆岐兵以城中無水將坐俟其斃王公命汲泉水于城上揚而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

樂劉之奇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請之奇乞命之奇

劉之奇

顧答云實百匹布顧即取得銅鍋沮喪即來生定請顧云君可取銅

請顧起病今射取虎搖即來生定請顧云君可取銅

虎搖在顧慢之爲殷仲堪參軍屬病疾在廨桓遣信

殷仲堪與桓玄共藏銅一朋百籌桓明欲不勝堆餘

桓玄

後周公命

諸宵徒事

如古

漢土謙亟示之其家立

夢劉之以湖中無水

函今謙乘于河上之間

漢一夫之居田所獲

鄭大千當有黑鼠出入謙家此

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享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筭

隨王

齊隨王嘗率佐使上樊姬墓酣宴其夕夢樊姬怒曰獨不念封崇之義奈何溷我當令爾知詰旦王被病使巫覡引過設祀積日方愈

司馬休之

晉司馬休之爲荆州宋公遣使圍之休之未覺常所乘馬養于床前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轉即不動轉訖還坐馬又驚跳如此者數四騎馬即驟出門奔馳數里休之顧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獲免

一柱觀

劉宋臨川王義慶在鎮于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

雄鶴赴雌

湘東王修竹林堂新陽太守鄭裒送雌鶴於堂畜其雄者尚在裒宅霜天月夜無日不鳴商旅江津聞者墮淚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即裒之雄也交

頸頡頏撫翼聞奏鐘磬翻然共舞婉轉低昂妙契絃節

萍實

宋文帝爲宜都王臨川人獻王萍實六子大者如升小者如鶴卵圓而赤初莫有識者以問長史王華曰此萍實也宣尼所謂王者之應宋祚當十年六百頃之宜都王即位祚終於六十矣

鬼椰榆

晉羅友家貧乞祿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世才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序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門於中路見鬼椰榆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成淹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顧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

湘東死

湘東王於子城中造湘東死穿池構山長數百丈植蓮蒲緣岸雜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閣跨水爲之南有芙蓉堂東有禊飲堂堂後有隱士亭亭北有正武堂

堂前有射堋馬埒其西有鄉射堂堂置行堋可得移動東南有連理堂堂榛生連理太清初生比連理嘗時以爲湘東踐祚之瑞北有映月亭修竹堂臨水齋齋前有高山山有石洞潛行宛委二百餘步山上有陽雲樓樓極高峻遠近皆見北有臨風亭明月樓顏之推詩云屢陪明月宴並將軍扈義熙所造

耻爲郎

世祖選丁邯爲郎邯託疾不就詔問實病着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耻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也詔出不爲郎

麟臺故事

宋 程俱

天神祥異書

寶元二年上嘗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百五十六篇離三十門爲十焉號寶元天人祥異書召輔臣于太淸樓出而示之命發于祕閣

文苑英華

淳化七年九月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翰林學士扈蒙給事中直學士院徐鉉中書舍人宋白知制誥賈

黃中呂蒙正李至司封員外郎李穆庫部員外郎楊
徽之監察御史李範祕書丞楊礪著作佐郎吳淑呂
文仲胡河汀著作佐郎直史館戴貽慶國子監丞杜
鎬將作監丞舒雅等閱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類分
之爲文苑英華續命翰林學士蘇易簡中書舍人王
祐知制誥范果宋湜與宋白等共成之雍熙三年上
之凡一千焉

續通典

咸平三年十月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起居舍人
制誥李宗諤修續通典以秘閣校理舒雅直集賢院
李維右中立王隨爲編修官直秘閣事杜鎬爲檢討
官四年九月成二百焉上乃詔付秘閣先是淳化中
太宗命翰林學士蘇易簡與三館文學之士撰集此
書會易簡等各涖它務尋罷其事至是復詔成之

冊府元龜

景德三年九月命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王欽若右
司諫知制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欽若等奏請以
太僕少卿直秘閣錢惟演都官郎中直秘閣龍圖閣

待制杜鎬駕部員外郎直祕閣刁衍戶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李維右正言祕閣校理龍圖閣待制戚綸太
常博士直史館王希逸祕書丞直史館陳彭年姜嶼
太子右賢善大夫宋貽序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同
編修初命欽若意等俄又取祕書丞陳從易祕閣校
理劉筠及希逸卒貽序貶官又直史館查道太常博
士王曙後復直集賢院夏竦又命戚方員外郎孫奭
注撰音義凡九年至大中祥符六年成一千卷上之
總二十一部部有總序一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又
目錄音義各十卷上覽久之賜名策府元龜又節編
人事迹爲八十卷賜名形範懿編

九域志

熙寧八年六月尚書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今九域
圖涉六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
降而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詔三館祕閣刪
定其後又專命太常博士直集賢校理趙彥若衛州
獲嘉縣令館閣校勘曾肇刪定就祕閣不置局彥若
免刪定從之以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圖更賜名曰

九域志

國朝會要

天聖末國史成始於修史院續纂會要明道二年命參知政事宋綬看詳修纂至慶曆四年四月監修國史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

五國故事

闕名

偽吳楊氏

先主行密唐淮南節度使中書令終吳王渭僭號乃追冊爲武皇帝廟號太祖

渥不僭號渭稱吳乃追謚爲景皇帝

渭僭稱大吳祖謚曰宣皇帝

溥偽號爲讓皇帝乃李氏傳位之後冊爲高上思玄崇古讓皇帝亦非吳也

偽唐李氏

先主昪偽謚爲高皇帝廟號烈祖

嗣主景 偽謚偽聖道慈宣孝皇帝廟號太祖

後主煜 入朝封違命侯旋封隴西郡公追封吳王

前蜀王氏

先主建 偽謚神武聖孝德明惠皇帝廟號太祖

後主衍 歸降唐明宗追封順聖公

後蜀孟氏

先主知祥 偽謚文皇帝廟號高祖

後主昶 歸朝封秦國公薨追封楚王謚曰恭孝

偽漢彭城氏

先主巖 偽謚天皇大帝廟號高祖

第二主玢 偽謚殤帝

第三主晟 偽謚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

後主鋹 入朝封恩赦侯遊封南越侯

偽閩王氏

忠懿王王審知 不僭號朝廷封閩王謚忠懿延鈞僭位偽冊太祖

王延翰 偽稱閩不僭帝號踰年而終無聞偽號

王延鈞 偽稱大閩皇帝偽號惠宗

王延羲 襲偽號為朱氏所滅無聞偽號

王延政

宋屬王延禀　王延彬附　朱文進

卓嚴明　李儒贇

泉州婁從效　張漢思　陳洪進

僞吳先主吳王行密廬州合淝人力舉三百斤微時居常獨處必見黑衣人侍其側後既有衆遂令部兵悉以黑繒幕其首號曰黑雲都渥密長子既襲父位徐溫張顥謀殺之立楊渭爲主渭卒弟丹陽王溥襲位僞謚渭爲睿皇帝溫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廣陵政事爲朱瑾所殺即日其事聞於景州知誥誥謀於宋齊丘丘曰請明公即今渡江定其事仍馳聞令公即溫也時在潤州則政事之任歸公矣不然令公當以諸子入代明公無望矣知誥立從之溫聞之誥已入遂因而許之知誥既代知訓以厚重清儉鎮其時俗溫嘗入覲泊知誥第侍奉彌謹溫謂弟子曰事在二郎矣知誥之兄知詢以徐溫既卒乃代爲金陵節制爲政暴急仍與知誥爭權知誥遂紿以楊氏將申輔相之命使知詢入朝至處環衛之列徐氏將移楊氏之

祚乃以昇州爲太吳西都楊州爲東都聲言將遷楊氏子於江南改白沙爲迎鑾鎮俄而逼禪稱楊氏欲入道乃營室於茆山遷溥居之冊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尊號曰高尚思玄崇古讓皇帝溥既渡江賦詩畧曰烟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量及將遷徙方誦佛書于樓上使者前趨溥以香爐擲之俄而見害知誥自以取國艱難乃志勤儉金陵雖升都邑但以舊衙署爲之唯加鴟尾欄檻而已其餘女妓音樂園苑器玩之屬一無增加知誥殂景乃即位壬子癸丑間有狂人過市人曰待顯德三年總殺之又曰不得韓白二人殺之無噍類人皆莫測俄而周太祖南郊改元顯德世宗襲位因仍其號至三年丙辰王師遂入淮南時韓侍衛令坤白太師重過並爲戎帥王師既入將屠其城而二公戢兵淮人得過江而南者尤衆悉如狂者人言周師未南征而淮南市井小兒普唱曰擅來也及楊州建春門有鼉（鼉本陀音而俗之謂擅）出于水次衆以爲應矣未幾王師入先鋒騎兵皆唱蕃歌其首句曰擅

來也方明其兆煜景之次子本名從嘉嗣僞位乃更
今名有辭藻尚奢侈嘗於宮中以銷金羅幕其壁以
白鑲釘瑇瑁而押之又以綠鈿刷隔眼糊以紅羅種
梅花於其外又以花間設畫小木亭子才容二座煜
與愛姬周氏對酌于其中如是數處煜善音律造爲
山家破及振金鈴曲破言者取要而言云山家破金鈴
曲又建康市中染肆之傍多題曰天水碧尋而皇家
蕩平之悉前兆也
僞蜀先主王建許州舞陽人世爲餅師初以唐朝之命
析黎雅邛蜀四州爲永平軍節度旋領兩川封蜀王
及梁太祖受禪乃僭大號長子元膺謀作亂伏誅乃
立其少子鄭王衍是爲主建在僞位十有二年急於
督責雖倉庫充溢而聚斂不已末年苦於痢疾疼楚
尤劇但坐錦囊而疾中顧左右曰我見百姓無數列
於牀前訴我曰重賦厚斂以至我傷害而死今已得
訴于帝矣建曰我實不知外間如此今如之何未幾
而殂衍即僞位荒淫酒色出入無度嘗以繒綵數萬
段結爲綵樓山上立宮殿亭閣一如居常練之制衍

宴樂其中或踰旬不下又別立二綵亭於山前列諸
鑄銀鑄金之屬取御厨食料烹爚於其間衍凭綵樓
以視之謂之當面厨綵山之前復穿一渠以通其宮
中衍乘醉夜下綵山即泛小龍舟於渠中使宮人乘
短畫船倒執炬蠟千餘條逆照水面以迎其船歌樂
之聲沸於渠上及抵宮中復酷宴至曉綵樓山遇風
雨霜雪所損乃重易之無所愛惜好戴大裁帽蓋欲
掩巳而人以爲泥首包羞之兆耳初建立衍爲嗣鑄
銅鐘于佛寺其聲洪遠建乃謂其下曰吾立此鐘爲
立太子故也令其洪遠是必東宮將來之慶才及八
日其鐘墮地龍首摧落建知不懌衍果八年而亡衍
之末年率其母后等同幸青城至成都山上清宮道
駕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衍自製甘州曲辭親與宮
人唱之曰畫羅裙能解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
嬝嬝是精神可惜淪落在風塵宮人皆應聲而和之
衍之本意以神仙而在凡塵耳後衍降中原宮妓多
淪落人間始驗其語後朝廷追封爲順正公後唐既
平蜀定乃以太原節度使孟知祥走馬入蜀以鎮撫

之及明宗時安重誨用事知祥乃絕朝貢尋以長興
五年遂僭大號初王氏在蜀建翔宮殿皆紀太匠孟
德名氏于梁俄而終爲孟氏所處知祥僭號才七月
而終其子祀嗣僞位祀尚年少乃與其母后同宮數年餘
遂遷新宮而居其宮宇稍廣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
者充之及有司引至後苑祀親選佳者亦賜諸王餘
則縱去而民間懼其搜選皆立求媒伐而嫁之謂之
驚婚祀之母后李氏即後唐積慶公主之從娣也頗務慈
儉而祀亦能纂之及歸皇朝終訖天命遠視李氏近
觀王衍禍福之道蓋相蜀焉蜀之末年百官競競
鞭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朝天又製新
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朝於己及歸降之
後崎嶇川陸至於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
僞漢先主名巖後名龔龔之字曰巖本無此字龔欲
不典也自大乃以龍天合成其字殊
其先上蔡人徙閩之仙游獲遷番禺因家焉父
謙爲賀水鎮將既卒以其子隱嗣隱即巖之兄也先
時唐末天下藩鎮不受代而薛王知柔以石門扈蹕
功授唐廣師丞相齊公徐彥若復代知柔隱皆迎謁

朝論嘉之尋自爲廣帥隱卒巖代其任梁朝命拜南平王以中原多事乃僭號改元乾亨封其子十有八人爲王九年八月白虹入其僞三清殿中頗憂畏會有詞臣王宏欲說巖乃白虹爲白龍見上賦以賀之巖大悅乃改元白龍更名龔又改爲龔巖性嚴酷果於殺戮每視事則垂簾於便殿使有司引罪人於殿下設其非法之具而屠膾之故有湯鑊鐵床之獄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醋肌體腐爛而後行立久之乃死其餘則鎚鋸互作血閃交飛哀聲慘慟氣冤痛之聲充沸庭廡而巖之唇吻必垂涎及顯若噉膏肉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有司俟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蠱毒龍之類非可待以人倫也巖暴政之外惟以治宮殿爲務故作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瓌麗昭陽殿以金爲仰陽銀爲地面簷楹榱桷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浸以寶珠又琢水晶琥珀爲日月列於東西玉柱之上巖親書其牓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巖殂子玢嗣位是爲殤帝昏暴益甚亦爲長夜之飲其弟晟使壯士夜以角觝進而弑之

于長春宮玢卒晟乃襲僞位改元應乾晚年積忌功臣宗室誅戮相繼每誅親族其子皆鴆死女有色遂置嬪御之列晟之所爲雖蠻夷不足以論理而人倫之內實所不忍聞焉鋹晟之長子也襲僞位改元大寶委政內官龔澄樞及方人盧瓊仙人引巫樊胡子妖言以陳禍福由是內外淫亂鋹踵炎之奢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爲殿衣闊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未年野蕈生於宮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日作至於亡國鋹既爲天兵所敗其下乃燔藝府庫寶貨之外其眞珠至美者凡四十有六甕焉及至京師鋹乃自結眞珠龍鳳鞍帀以獻太祖謂羣臣曰聞鋹所貢悉皆手製其所善止如此不亡何待耶鋹在南越僞封衞王及歸朝封恩赦侯旋改彭城郡公又進封衞國公及薨追封南越王

閩忠懿王諱審知光州固始人長兄潮次兄圭及審知軍中號爲三龍皆以唐末起兵爲黃巢部伍巢敗乃領其衆入泉州旋自泉州復入福州初碎石僧爲

識辭曰巖高潮水沒潮退矢口出蓋言潮破福州陳
巖而審知終嗣其地也延翰審知子也襲父僞踰年
而終延翰襲博陵氏之女性悍妬而殘忍嘗以練縛姬
侍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摑人一旦盛暑
天無蓋焉而遂電擊博陵斃於中庭或曰忠懿暴終
博陵之鴆故也延鈞審知次子延翰殂遂襲其位僭
稱大號號國曰大閩改元龍啓即位日既被衮冕遂
恍惚不能自知久之方蘇乃心許飯僧三百萬緡經
三百藏尋而稍安後於諸寺養所許願文疏中明述
其事聞者哂之曰大閩其應天順人有如此者延鈞
即位改名鏻鏻將死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盆水吸
之俄盡又芝生殿門俄而遇弒延稟審知之養子少
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延鈞之兄也翰既死稟自泉
州率兵而至囚立延鈞爲主自還泉州將行謂鈞曰
善守之無煩老兄再至鈞憾其言後因詐疾以死於
稟稟復來遂以兵迎於南臺江斃之舟中取其首至
而責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梟之無諸市稟之子
繼昇繼倫皆奔浙中昶本名繼鵬僞封福王即鈞之

長子也既爲皇城使李倣所弑而立昶昶遂改元通文性狂狷忠懿之勳舊悉屏去之威武軍亦棄不用威武軍忠懿王之親兵也威武怒一日潛取延義於私第而立之延義審知之第二十八子也延義即位改元永隆移書於隣國曰六軍踊躍於門前羣臣歡呼於日下延義在位爲長夜之飲自宗室洎宰臣而下多以拒命見誅末年爲僞客省使朱文進所弑王氏遂滅忠懿嘗問山僧國祚脩短僧曰大王騎馬來騎馬去忠懿以丙午得閩至開運丙午歲而國亡其

言驗矣

延政延義弟義即位乃請以建州爲威武軍延義不許因授延政爲建州鎮安軍節度使延政乃自更爲鎮武後復僭號稱大殷皇帝改元天德延義遇害閩人有迎延政者會爲兵所攻不能下使其子繼雄至文進拒而殺之延政終歸於江南封自在王尋改光山王終鄱陽焉

延彬圭之子忠懿之猶子也圭死襲其父封於泉州性多藝而奢縱日服一巾櫛日易一汗衫能爲詩亦

好說佛理辭人禪客謁見多爲所沮宅中聲妓皆北
人將求妓必圖巳形而書其歌詩於圖側題曰才如
此貌如此以是與其見慕圭初領兵至泉州舍於僧
寺始生延彬於寺之堂既生而有白雀一栖於堂中
迄延彬之終方失其所在凡三十年仍歲豐稔每發
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侍郎朝廷贈延彬雲
州節度使及卒復葬雲臺山迄今閩人謂之雲臺侍
中其詩有尤者曰兩衙前後訟堂清軟錦披袍擁鼻
行雨後綠苔侵履迹春深紅杏鎖鶯聲因携久醞松
醪酒自煮新抽竹笋羮也解爲詩也爲政儂家何以
謝宣城人多誦之

僞朱文進者王氏時爲客省使既弑其君延義乃稱
藩於朝廷行天福年號朝廷授文進福州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閩國王泉州指揮使婁從效殺
文進所署刺史文進發兵攻之爲泉州所敗連重遇
乃殺文進傳首建州以從子繼昌來守福州爲淮兵
所阻指揮使李孺贇乃推僧卓儼明爲主卓儼明本
神光寺僧住上方達將自懼人情不附乃假立之未

幾殺之遂自立儒贊本名達既自立乃表朝廷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福建節度知閩國事復求爵於朝廷不允遂歸江南編入屬籍賜名義預其僞皇子之列既而召之使入覲復不聽命遂爲江南所攻告急於浙發兵救之圍解乃覲於浙未幾還本任復謀叛爲浙兵所戮其弟孺贊亦誅焉

婁從效泉州桃林人父諱璋初與董思安張漢思陳洪進等俱爲本州偏將及朱文進篡滅王氏以其將黃紹頗守泉州從效等因殺紹頗而立王繼勳以應建州文進舉兵攻之不克及江南剋建州從效首請江南之命累授從效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泉州清源軍節度使鄂國公十數年間頗亦强盛建隆壬戌歲發疽死衆立張漢思爲帥以洪進副之初從效有泉南之地洪進爲其大將與張漢思同列從效死漢思有其郡且請節制於江南以洪進爲節度副使而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進俄而地震漢思惶惑洪進遂起出他日洪進率子弟徑入衙署取其符印而廢之洪進因請命於朝廷授平海節度使太宗即

位乃修朝覲改授徐州節鎮兼使相封岐國公終贈
中書令謚忠順

據明鈔說郛本校勘一過丁巳九月初七日沅甫記

學海類編本文字視此爲完美此蓋刪節本耳

郡閣雅言

宋 潘若同

杜牧

杜牧舍人罷任浙西郡道中有詩曰鏡中絲髮悲來價衣上塵痕拂漸難惆悵江湖釣魚手却遮西月向長安與杜甫齊名時號大小杜

李遠

李遠體物緣情皆謂臻妙嘗有贈箏妓伍卿詩云輕輕沒後更無箏玉臉紅紗到伍卿坐客滿筵都不語

一行哀鴈十三聲啄鶯鶯云鶯鶯離別傷人意似鶯
鶯試取鶯鶯看多應共寸腸又盧尚書哭李詩云昨
日舟還浙水湄今朝丹旐欲何爲纔收北浦一竿釣
未了西齋半局棊洛下已傳平子賦臨川爭寫謝公
詩不堪舊里經行處風木蕭蕭鄰笛悲

王易簡

王易簡蕭希甫下及第名居榜尾不看榜歸華山尋
就山釋褐授華州幕官後拜左拾遺又辭官歸隱雷
詩曰汨汲朝過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公
且歸公官職有來且自來再入升朝官位諫垣臺閣
三十年官至八座乞致仕歸華山十年而終

裴皞

裴皞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竇正
固張礪馬裔孫清泰二年馬裔孫知貢舉纔放榜謝
恩引諸生詣座主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云宦途最重
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
下見門生未開宴裔孫登庸

崔公佐

崔公佐牧名郡日宴賓僚有一客巾屨不完衣破肘見突筵而入崔喜其來令下牙籌引滿數觥神色自若飲妓駭其藍縷因大噱客獻詩曰破額幞頭衫也穿使君猶許對華筵今朝幸倚文章守遮莫青蛾笑揭天崔令掩口無咍賢士

張祐

張祐素藉詩名凡知己者皆當世英儒故杜牧之云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祐有華清宮詩爲世所稱云龍虎旌旗雨露飄鳳池歌斷玉山遥明皇上馬太眞去紅杏滿園香自銷

王定保

王定保唐光化三年李渥侍郎下及第吳子華侍郎鬻爲壻子華卽世定保南遊湖湘無北歸意吳假猶服自長安來明日訪其良人自於馬武穆王令引見定保於定保寺吳隔簾誚之曰先侍郎重先輩以名行俾妾侍箕箒侍郎沒慮先輩以妾改適是以不遠千里來明侍郎之志定保不勝慚赧致書武穆乞爲婿吳確乎不拔定保爲盟畢世不婚矣吳歸吳中外

家沈彬有詩贈定保云仙桂曾攀第一枝薄遊湘水
阻佳期皐橋已失齊眉願蕭寺行逢落髮師廢苑露
寒蘭寂寞丹山雪斷鳳參差聞公已有平生約謝絶
女蘿依兔絲定保後爲馬不禮奔五羊依劉氏官至
卿

王著

王著洛陽人也七歲能屬文十四進士及第初依師
㝢勾縣張嘏東京應舉久不知消息賃居相國寺東
因出通衢忽遇張嘏遂邀茶肆叙闊至乃賦蝴蝶
最嘉云今夜君棲芳草裏爲傳消息到王孫嘏無言
忽然不見但驚問鄉人云卒已半年著自及第便歸
華省至翰林學士只及中年而終